

方寸虚构

风平浪静

洛华

苏米看到一位大叔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车后座载满了糖葫芦。

苏米饿得不行。她被困在早高峰缓缓前行的车流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停下来叫住大叔，只能一路张望，看着大叔沿着非机动车道骑过来，又拐个弯消失在前面的路口。看到了，就权当是吃过了吧。其实糖葫芦也没什么好吃，不过是每个人心里还住着一个小孩罢了。

苏米这么想着，就继续跟着车流缓缓向前了。

苏米赶到单位，把车倒进车位的时候，手机叮咚一声发进一条微信，微信是马木匠发来的。马木匠租住在苏米家定海小沙的老宅里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马木匠说了退租的事。他说，他儿媳妇昨晚生了个男孩，他要赶回去抱孙子嘞，以后就在老家养孙子，不回来了。苏米说，恭喜马大叔，有机会去湖南新宁看你们。苏米应答话语寥寥，内心却是真心欢喜。

发完，苏米就下车跑进了办公楼。

苏米跑进办公楼的时候，跟同事大鹏差点撞个满怀。大鹏刚值出夜班，他来不及跟同事交接班，就请了假要去市医院，他儿子早晨在操场上玩器械把头摔破了，也不知道情况到底怎样。苏米说，快去快去。

一进办公室，苏米就扎进了材料堆里。

中午时分，苏米给自己磨了杯咖啡，加牛奶，不放糖。苏米以前那位姐姐一样的老领导也喜欢这么喝。医生说苏米不能喝咖啡。苏米咖啡喝多了，无缘无故就会晕倒，各方面都检查了，也查不出为什么会晕倒。医生查不出什么毛病，就等于没有毛病。晕倒就成了假象。谁会顾得上假象呢？苏米在想念老领导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喝一杯加奶不放糖的咖啡。

苏米想，一杯不算多的。

同事小玲闻到咖啡香，也赶过来凑热闹。苏米一边打字，一边说，你自己去磨一杯吧。小玲磨好一杯，在端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烫，还是因为手滑，没端牢杯子，咖啡洒了。杯子丁零当啷碎了一地。苏米站起来，说着碎碎平安，帮小玲收拾起碎片，拿毛巾擦干洒了一地的咖啡，又帮小玲重新磨了一杯，问小玲要不要加奶。小玲说，不用加。

阳光在这个时候透过窗子，洒了进来。她们安静地喝着咖啡，好像之前的事情从未发生。

下午，苏米去附近办公楼送材料，进电梯的时候，想起昨天有个陌生人在电梯里头说，这电梯爱掉，他遇到过两次。两次，频率很高了。苏米当时还搭话说，可能因为地面沉降吧。陌生人说，电梯老化可能也有关系。然后，他们平安到达了一楼。

现在，苏米一个人走进了那个听说爱掉的电梯。

苏米并不慌，只是在按下9的时候，心里有了些许防备。电梯在行进到4楼的时候，抖了抖，9楼按钮灭了，厢体立马失重往下掉。苏米迅速按

下-1、1、2、3。电梯一路颤抖着往下掉，最后好像在哪一层挂住了。苏米分不清是哪一层，所有的橘色按钮灯都灭了，再怎么按都没法亮起，示意楼层的电子屏幕也只显示着两个横杠。苏米立刻按了紧急电话按钮。

幸好，电话通了。

苏米跟电话里的人说了情况。对方问苏米，电梯卡在哪一层。苏米说，不是很清楚，应该是掉底了。对方说，不要扒门，在电梯里等着，马上派人过来。苏米没想过扒门，只是在看到显示屏突然出现-1的时候，抢着按亮了1层的按钮。电梯像个没事人一样，把苏米载到一楼，就打开门放苏米出去了。

有个陌生人正要进电梯。苏米说，别进这个电梯，刚才它掉底了。陌生人像没听到一样，还是走进了电梯，按亮了他的楼层。

苏米在电梯外守着，看着电梯外显示楼层的数字由小变大，在某一层停下，然后数字又缓缓由大变，直到变成1的时候，电梯门开了，走出来另一个陌生人。苏米就走开了。她换了部电梯，重新按了9。

苏米回到单位，同事大鹏已经回来了。他说，儿子只是皮外伤，没什么大碍。

这算是好消息，有惊无险。

苏米没有再和大家提电梯的事，毕竟除了苏米没有人需要去那幢楼。苏米觉得，这个办公室不应再有什么事情来搅起一些浪花了。相安无事，就好。苏米一边忙着手头的材料，一边跟大家一起听着大鹏讲他儿子的经历。

下班时分，苏米接到大表姐电话，说小表哥得了重病，小表哥是大表姐的弟弟，大表姐要赶去老家，没有时间帮苏米接女儿了，让苏米记得按时下班自己去接下。

苏米说，好。

苏米还来不及问小表哥的病情，大表姐已经把电话挂了。

苏米一下班就往小沙小学赶。她被夹在晚高峰的车流里。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铁盒子车顶和清一色的红色汽车尾灯交流汇聚在一起，让她想起洋流涌动的大海。在绿灯变红的一瞬间，大海又变得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的时候，苏米又看到了卖糖葫芦的大叔，他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空空的糖葫芦托，在路口拐了个弯，又一次不见了。苏米不自觉地嘴角上扬，轻轻笑了一下。她为大叔感到高兴。

红灯变绿，苏米随着车流缓缓起步。

车流翻滚蜿蜒，又一次走走停停，或沿山路爬坡而上，或随高架倾泻而下，就像这起伏伏的一日，流淌而去，在夜色的尽头归于平静。

苏米握着她的方向盘，向着她的方向继续缓缓前行。

心灵隽语

雨中访梅

树语 文/摄



那一日下着雨，因惦记着园中的梅花正开着，心有所动，欣然前往。进入园中，青绿满目处，点点粉瓣染青苔，嫋嫋柳丝摇麴尘。闲意态，野生涯。心思缱绻堆叠，袅袅烟雨中，诗词翻卷。偌大的公园，唯吾一人撑伞而来，石阶浸水，嫩芽爬枝欢呼，风送梅香迎客。登台、访梅、听雨，我迈开脚步，走向梅花。早春的风雨让我感到寒冷，为了与自然界的朋友们获得同感，我兴高采烈地将一切感官开放。

人傻了些，混迹穿梭世间，遇梅让我鲜活起来，撑着雨伞痴痴地看梅。实在是春雨细密连绵，如若站在雨中，做清清净净沾雨的一朵最好。雨声入耳，美便增加了动感。雨中红梅之雅胜于晴梅，蘸了水宛如出了浴，染了诗韵。开于枝间的小花苞，似一颗闪亮的红心，欲张微合，动人心扉。

正绽放的梅花，则安安静静擎着一汪雨水，它的美，美在宁静，美在含蓄，美在不索不取的奉献与坚强。而桃花虽美，似美人，是梨花带雨的娇弱与堪怜。

雨中听雨，重在一个“听”字。身旁又有梅陪同，这样的光阴实是殊妙。天公斟酒，梅花畅饮，微醉便是绝句。这样的绝句，清清冷冷，不可多得。人生多雨，前来恰梅开者少；梅开时节，赏梅恰逢雨者少；世间多春秋，逢雨而人有闲情者少。今日的我，机缘巧合，方可促成一场和梅同听雨的缘分。

张耳细听处，满园的树木安静无比。“沙啦啦”“滴嗒嗒”的旋律此起彼伏，像慈母的低语，温柔而慰藉，带来深邃的宁静。耳先于眸，目不转睛盯着盈水的花叶、树草，盈满处摇摇欲鲜，我看着就清冽入喉。同时感觉自己正如红梅般绽放着，在雨中将花萼高高举起。

大自然的美妙不可言。许多小草从春泥里拥挤而出，它们的根在泥土深处吮吸，只为不再等待和不被边缘，向着从未给它们祝福的春季。四周三千雅客青衫，临风高洁。近梅站立，望梅诗成天又雨，与梅并作十分春。和风雨点苔纹，漠漠暗香静里闻。

雨中赏梅听雨，约有一个时辰。我是霓裳著身的那一个，浮生偷得半日闲。是疏疏淡淡的那一个，几分天真素颜来。是写诗以和的那一个，认领一枝梅，打翻千年墨。雨停归来时，棉鞋衣角打湿，手脚微微发凉，浸了烟雨幽香。是乘兴而来，尽兴而返。

生活滋味

车能载身，难载心忧

颜文宽

公交站候车，见一对老年夫妇，安坐条凳之上，悠闲嗑瓜子。瓜子入口，壳随手弃，片刻之间，凳下周遭，已是一地黑白相间，狼藉满目。

旁侧候车之人，多有看不惯者。或投以冷眼，或低声私语，指其行为不文明，然皆敢怒而不敢言，唯恐出言得罪，自惹麻烦。此态，亦如今日世间多数人之心态：明辨是非，却怯于发声。

老夫妇对旁人白眼、低语、指责，全然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地上瓜子壳愈积愈多。

我实在不忍，终开口相劝：“两位老人家，可否将瓜子壳握在手中或者放进你的包包里，勿随意丢在地上？”

一语既出，众人目光齐投向我。老夫妇神色淡然，似无半分不妥，依旧随口吐壳。

我既已开口，便再无顾忌，正色重申：“请不要丢在地面上，给环卫工人减轻点负担。”

此番提醒，终有微效。二人勉强将瓜子壳捏于掌中，只是面色极不自然，隐有怒意，似在怪我多管闲事。

须臾，公交车至。我登车之际，习惯性回头一

望，只见老夫妇重蹈复辙，又将瓜子壳随手弃于地面。车缓缓驶离，载我远去，却载不走心中那一份沉沉无奈。

坐于车上，我沉思良久。车能载身，难载心忧；路可远行，难远是非。我不禁自问：他们在家中，也会如此随意丢壳、随地吐痰吗？

答案不言自明。

此非小事，乃是陋习，是自私自利。

此类行径，公共场合屡见不鲜，积弊日久，根深蒂固，令人扼腕。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一己不端，何以言文明？

居家则洁，出外则污，敬己不敬人，爱家不爱众，此为最失教养之处。年纪长，不等于德行高；头发白，不代表心地明。值得尊重的，从来不是年岁，而是言行与品德。

众人沉默，纵有不满，亦不敢言，看似明哲保身，实则纵容陋习。我今日一言，虽微不足道，却问心无愧。

愿世间之人，皆能守公德、知敬畏、明荣辱。